

小桥老树
——著

奋斗

S T R I V E R

者

侯沧海商路笔记



唯有奋斗者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！

小桥老树——著

奋斗

S T R I V E R

者

侯沧海商路笔记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奋斗者:侯沧海商路笔记/小桥老树著. — 北京: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.10
ISBN 978-7-5139-1675-2

I. ①奋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90539号

©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 2017

奋斗者: 侯沧海商路笔记

FENDOU ZHE HOU CANGHAI SHANGLU BIJI

出版人 许久文
著者 小桥老树
出品人 一航
出版统筹 刘东灵 康天毅
责任编辑 王越
特约编辑 康天毅
营销编辑 刘雅薇
封面设计 金山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(010) 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
印 张 20.25
字 数 321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675-2
定 价 45.00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 录

- 1 / 楔子
- 4 / 第一章 毛脚女婿上门
- 11 / 第二章 毕业各奔前程
- 21 / 第三章 有人打女友主意
- 29 / 第四章 离校前的疯狂
- 37 / 第五章 进入区委书记法眼
- 47 / 第六章 机会靠自己争取
- 57 / 第七章 女友工作调动失败
- 66 / 第八章 政治平衡被打破
- 76 / 第九章 老康跳楼
- 87 / 第十章 一场奇特的捉奸
- 96 / 第十一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
- 106 / 第十二章 接收落难的老同学
- 114 / 第十三章 老同学救了自己一回
- 123 / 第十四章 抗洪成了别人的机会
- 132 / 第十五章 不同的人生选择
- 143 / 第十六章 最年轻的党政办主任
- 152 / 第十七章 大房子带来的大冲击
- 163 / 第十八章 女友不声不响辞职
- 173 / 第十九章 原来选店面这么难

- 182 / 第二十章 青睐自己的领导被调离
- 191 / 第二十一章 认识社会大哥
- 202 / 第二十二章 一分钱压倒英雄汉
- 212 / 第二十三章 借钱也要开服装店
- 220 / 第二十四章 吃了新书记的下马威
- 230 / 第二十五章 调任区政法委
- 236 / 第二十六章 新书记遇上最大债主
- 243 / 第二十七章 生意不是这么好做的
- 249 / 第二十八章 装修遇上拦路虎
- 257 / 第二十九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
- 265 / 第三十章 服装店开业
- 272 / 第三十一章 竞争对手来势汹汹
- 280 / 第三十二章 吃一堑，长一智
- 287 / 第三十三章 保证金就要四万元
- 295 / 第三十四章 两个外行接手伙食团
- 303 / 第三十五章 21世纪人才最关键
- 309 / 第三十六章 一食堂开业第一天纪事

山南省第二届杰出企业家颁奖盛典即将开始。

杰出企业家评选是山南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经典品牌，被誉为山南经济发展风向标。活动四年举办一次，于颁奖年的9月9日举行颁奖盛典，将有五名企业家获得“山南杰出企业家”称号。

贵宾休息室，电视正在播放颁奖盛典文娱节目。一对情侣歌手正在纵情歌唱，歌声悠扬，情意绵绵。

挂着胸牌的女工作人员进入房间，礼貌地道：“侯先生，化妆师马上过来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不必麻烦化妆师，我妻子就是最好的化妆师。”

女工作人员微笑道：“侯先生极有可能登上领奖台领奖，台上灯光强，用专业化妆师更好。”

张小兰从化妆间走了出来，道：“还是我来吧，沧海从不化妆，除非由我当化妆师。”

侯沧海是名震山南的青年企业家，在业界风评极佳。女工作人员退出房门后，低头看了看自己高耸的胸和细细的腰，扼腕叹息：“侯沧海长得帅，有气质，还这么有钱，张小兰凭什么嫁给他，老天爷太不公平！”

化妆间里，张小兰站在丈夫身后，凝视镜中人。她抱着他那颗拥有非凡智慧的脑袋，将脸贴在粗硬的头发上。

“啊，你有白头发了！”

“多少根？”

“只有一根，我帮你剪掉。”

“不用，留着吧。有了白发，谈判时更有分量。世上总有偏见，偏见是愚蠢的表现，可以为我们所用。”

张小兰的眼光又移到他脖子上。侯沧海脖子左侧有一道伤疤，五厘米长，颜色比正常皮肤略红。这个伤疤是刀伤，当时只要再深一点，自己就将永远失去丈夫。想到这一点，张小兰不寒而栗。人生有太多偶然性，一家人能走到现在是多么幸运。她极温柔地抚摸着这条致命伤痕，神情肃然。

张小兰相貌与《大话西游》中的紫霞仙子有七八分相似。侯沧海一直记得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妻子在山坡上被土狗追赶的画面，当时觉得搞笑，此时回忆起来，温馨满满。

化妆完毕，侯沧海穿上西服。他拉了拉领带，道：“我最讨厌穿成这样，和绑上绳索没有区别。”

张小兰一袭蓝色丝绒连衣裙，低调中透着华贵。她轻挽丈夫胳膊，夸道：“你是个衣服架子，穿正装很有范儿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我喜欢厂里的工作服，那才是我的战服。”

夫妻从贵宾室来到颁奖现场，候选人皆在大堂第一排，直系家属在第二排。二十位候选企业家大多是中年人，发福和谢顶是其基本特征。侯沧海长期坚持锻炼，身形挺拔，是候选人中的异类。

颁奖盛典进入最重磅开奖环节。

第三轮时，省内老资格企业家拿起红色信封，拆开，念道：“获得山南省第二届杰出企业家称号的是——沧海集团董事长侯沧海。”

全场掌声雷动，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侯沧海。侯沧海站起身，对着所有人微微弯腰，脸上有淡淡笑容，笑容中甚至还有几分羞涩。观察力敏锐的《山南日报》记者捕捉到了那转瞬即逝的羞涩表情，用镜头将其定格。

脑袋硕大的马文昌阴沉着脸，犹豫良久，走了过来，道：“祝贺你，沧海。私人恩怨归私人恩怨，生意归生意。希望我们能和解，强强联手，肯定能横扫山南。”

面对着这位曾经将自己打下深渊的竞争对手，侯沧海双手环抱，没有握手的意思，冷冷地道：“有些人永远不能成为朋友，你就是其中一个。”

主席台上，大屏幕上正在播放短片：沧海集团成为全省首家单品销售额

过三百亿元的企业。这是技术为王的胜利……科研投入要多少投多少，没有限额……四年时间，研发资金的投入占到全年净利润的近60%。

随后出现侯沧海的自述：我曾经失败得很惨，能够绝地反击，在于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……我是技术狂人，在产品上有强烈的令人苦恼的完美症。在这里感谢所有伙伴们，容忍我一次又一次挑剔。

坐在第二排的张小兰想起这些年两人一起走过的不平凡日子，潸然泪下。

山南省杰出企业家颁奖盛典收视率很高。秦阳市一处安静小区，熊小梅关掉灯光，拉上窗帘，在黑暗中独对电视。当侯沧海走上主席台时，她犹如被火车迎面撞上，身体变成无数碎片，脑袋一片空白。

侯沧海在主席台上做了简短演讲。走下主席台后，他径直走到第二排，坐在妻子张小兰身边。

颁奖盛典继续，侯沧海一直紧握妻子的手。他的思维如袅袅轻烟，从肉体脱离出来，在空中穿梭，离开了喧嚣会场，又从通风口钻了出去。

当思维从漫长通风口飘出时，时间回到了1999年。

第一章 毛脚女婿上门

1999年5月13日，星期六，山南省。

一辆长途客车正在翻越巴岳山。

盘山公路从坚硬山体中开凿出来，一侧是花岗岩石壁，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。熊小梅将头埋在男友侯沧海怀里，如鸵鸟一般。

客车开出巴岳山以后，沿着一条弯曲狭窄的滨江公路行驶。熊小梅睁开眼睛，从车窗朝外望，宽阔大江似乎就在脚下，又紧张起来。

“没事，敢开这条线的都是老司机。”侯沧海右手紧握女友的手，另一只手悄悄放在女友腰间。

5月初，气温已经升至二十六七摄氏度。熊小梅身穿连衣裙，连衣裙腰间有一条拉链。这条拉链被拉开了两三厘米，侯沧海左手手指从这两三厘米乘虚而入。虽然只是手指与腰间肌肤小范围亲密接触，仍然让身体里翻腾荷尔蒙的热恋男女乐此不疲。

两人坐在客车尾部，随着车辆上下左右抖动，很快就摩擦出不可抑制的火花。熊小梅看着前排乘客，吓得够呛，隔着衣服抓住侯沧海的手。男友手掌如有魔力一般，发出滚烫热量。她咬紧牙齿，身体深处颤抖起来。

良久，侯沧海面带微笑坐直身体。熊小梅大羞，伸手猛掐侯沧海胳膊，掐了几下，她低声道：“侯子，你这个坏蛋，我爱你，永远爱你。”

长途客车驶过沿江路段，即将进城。

熊小梅和侯沧海都在江州师范学院读书，即将毕业。她想起家里糟糕状

况以及爸爸的暴脾气，心里发紧，道：“没有经过爸妈同意把你带回家，我爸肯定会暴跳如雷。你见势不对，赶紧跑路。”

侯沧海开玩笑道：“如果在未来老泰山面前当狗熊，没有一点儿英雄气概，会影响形象。”

熊小梅道：“我爸是钳工，力气大，你不跑，会被打得满地找牙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那不一定，我是练散打的，打架水平一流。为了不影响与老泰山的关系，我会低下高贵的头，不还手，跑路。”

客车到达秦阳客车站，熊小梅愈发紧张。侯沧海鼓劲道：“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，我们必须得过这一关，躲不掉。”

走进国营铁江厂时，熊小梅更加忐忑不安。铁江厂萧条破败，院子里长满杂草，窗户玻璃近半破碎，没有机器轰鸣，没有忙碌工人。

走过一车间和二车间，沿着一条坑洼水泥路走了不到两百米就进入工厂家属区。家属区是连片青砖房，分布在水泥路两旁。布局整齐，陈旧破败。

走进家属区后，不断有人与熊小梅打招呼。侯沧海身高一米八二，长期练习散打，身形挺拔。他迎着众人眼光，收腹挺胸，弄得和语文课本里的白杨树一样矫健。

来到标有“七幢”的楼前，熊小梅道：“我家在四楼。厂区家属院是80年代修的，每一层只有一个共用卫生间，条件不好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我也是厂里面长大的，能理解。”

这些年，山南省国营企业多数不景气。熊家被前些年国营企业大破产、大下岗弄怕了，明确要求女儿不能找外地男友，不能找厂里男友。侯沧海恰好属于外地人，也属于厂里人，自然让熊家不喜。

走到四楼，迎面遇到一个中年妇女。熊小梅主动招呼了一声“温阿姨”。温阿姨满脸愁容，声音绵软无力：“二妹，你爸妈回老家看你外公去了，明天才回来。”她低着头，弯着腰，慢慢朝楼下走。

侯沧海和熊小梅鼓足勇气来到秦阳，充满了与父母面对面“刺刀见红”的决心，谁知刺刀刺在空气上，使不上劲。有遗憾，但是更多的是轻松和兴奋。

进了家门，侯沧海搂紧女友细腰，道：“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在你的闺房做爱，极具成就感啊。”谈恋爱两年时间，两人早就品尝禁果，深深体验到男欢女爱的欢娱，对做爱这件伟大事情充满了不断重复的乐趣。

熊小梅犹豫道：“在寝室做爱怪怪的。我先洗澡，你也要洗。”

这幢老式楼房没有专门的卫生间，熊恒远充分发挥钳工精神，在厨房里安装了简易浴室。洗澡时，把折叠的铁板拉起来遮住天然气灶，构建出一个极为狭窄却功能齐全的浴室。

洗完澡，侯沧海雄赳赳地走进心仪很久的熊小梅的闺房。

闺房贴着两位当红女星，有《倩女幽魂》里的小倩，还有女扮男装十分英俊帅气的东方不败。侯沧海指了指墙上的当红女星，道：“聂小倩和东方不败看着我们做爱，这滋味很酸爽啊。”

“她们看着我们那个，有点难为情。”熊小梅穿了一件宽松睡衣，衣襟略为散开，每当电风扇转过来时，玉白色山峰若隐若现，弄得侯沧海鼻血差点流了出来。

侯沧海低声道：“换一种体位，你就看不到她们。”

“讨厌。”熊小梅又伸手掐男友胳膊。

两人即将达到天人合一境界时，门外传来钥匙开锁声。开锁声音比孙悟空的定身术还要厉害，顿时让两人呆若木鸡。

两分钟前，提着药袋的温阿姨弯着腰，出现在楼梯口，对归来的熊恒远和杨中芳说了一句“二妹和男朋友回来了”，又低头朝家里走去。她原本是一个活泼女人，如今工厂长期亏损，发不起工资，老公得了癌症，没有钱去医院，只能在家里吊盐水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苟延残喘，等待死亡。她被生活重担压垮了，对外界事情失去了兴趣，见到老邻居，依着惯性打了招呼。

“二妹和男朋友回来了”和“房门被反锁”，这两件事情拼接在一起，熊恒远和杨中芳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熊恒远举着拳头猛砸房门。木门发出咔嚓声，声音难听刺耳。熊恒远后退一步，用力猛踹木门。木门恰好打开，他一脚踢空，失去重心，摔了一个狗吃屎。

衣冠不整的熊小梅猛推男友，道：“快跑，回学校再说。”

从地上爬起来的熊恒远顺手抓起放在桌上的擀面杖，朝闯入自己家庭的男人打去。

国营铁江厂这些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。往日勤劳的工人们无所事事，在树荫下聚在一起或打牌，或下棋，或摆龙门阵。他们看到一个年轻男子飞叉叉地从身边跑过，后面是手持擀面杖紧追不舍的熊

恒远。

熊恒远跑不过侯沧海，眼见年轻男人越跑越远，停了下来，跳着脚骂道：“狗日的，你再敢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。”

熊恒远后面则是跑得气喘吁吁的杨中芳。杨中芳双手撑在大腿上，喘着粗气，道：“回家，你还嫌不够丢人现眼！”

“下次看到那个娃儿，老子打死他。”熊恒远重重地将擀面杖敲在身边一棵树上。这是五十年代建厂时种下的老树，根深叶茂，树干粗壮，对于擀面杖的击打无动于衷，叶子都没有掉下一片。擀面杖受到老树反击，脱手而出，飞得老远。

两人沉默地走了一会，杨中芳想起女儿衣衫不整的样子，道：“二妹跟那个娃儿肯定那个了。那个娃儿也是大学生，既然二妹喜欢，我们就捏着鼻子认了，否则我女儿不能和喜欢的人耍朋友谈恋爱，不晓得好难过。”

熊恒远道：“你的心太软了。上个月二妹回家讲了那个娃儿的事情，我就表了态，不得行。就算那个了，还是不得行。他们两人都是读的师范学院，出来要当老师。到时一个在秦阳，一个在江州，两地分居来回跑要多花钱，不是个牌。那个娃儿爸爸妈妈在世安机械厂，世安厂和铁江厂是难兄难弟，铁江厂熬不过今年就要破产，世安厂情况好点，最多还能熬两年，也是死的多活的少。我们不是图大富大贵的人家，至少要是一个过得去不受拖累的家庭。”

“老熊，拿擀面杖打毛脚女婿？”以前同车间的工友站在树荫下抽烟，打趣道。

“屁个女婿，你龟儿子爬开。”熊恒远毫不客气地回击道。

熊恒远和抽烟的工友都是技师，技术顶呱呱。现在工厂基本歇业，他们由勤劳工人变成无所事事的闲人，有点儿热闹事，就围在一起看稀奇。

在工厂和家属区交界处，提着侯沧海小包的熊小梅被父母堵住了。

分文皆无的侯沧海沮丧地坐在铁江厂大门外。

原本的风流旖旎场景突然间就变成了狗急跳墙，他多次听熊小梅说起自己父亲是暴脾气，今天总算领教了。他想起熊恒远二话不说就举起擀面杖的悍勇，眼前的天空出现一个大写的“服”字。

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到吃晚饭时间，侯沧海肚子饿得咕咕乱叫，眼睛里

冒出无数个旋转的大白馒头。晚霞在天边消失以后，他下定决心再探虎穴。

工厂走下坡路，保卫懈怠，形同虚设。侯沧海长驱直入，来到家属区。他在七幢家属楼转了两圈后，准确定位了熊小梅寝室窗户。

老式家属楼外面有一根生铁下水管道。侯沧海如猿猴一样顺着生铁管道爬了上去。他抱住生铁管道侧耳细听，没有听到熊小梅寝室有异常动静，便将手搭在窗台上，轻巧地从水管跃到窗台下。

他刚刚把头探向房间，就与胡须汉子熊恒远面面相觑，大眼对小眼。

熊小梅寝室里坐着四个人，熊小梅、熊小琴姐妹坐在床上，杨中芳坐在窗前椅子上，熊恒远站在窗前。熊家聚集所有力量，苦口婆心地劝说熊小梅。当侯沧海爬铁管时，家庭谈话陷入僵局，屋里一时没有声音。

侯沧海反应最快，趁着熊恒远还没有发作时，朝里屋喊了一声：“熊小梅，我先回学校了。我爱你，这一辈子，我都不会辜负你。”

这是公然挑衅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熊恒远顺手抓起一本杂志，朝窗外砸过去。侯沧海动作如灵猫，转眼间从下水管滑到地面，朝着工厂大门溜去。

熊恒远提着擀面杖又要出门找侯沧海算账，这一次被杨中芳死死拉住。夫妻两人在客厅里较劲，吵闹起来。

熊小琴是被杨中芳叫过来当说客的。她原本对父亲的偏激言行颇不以为然，见到准妹夫居然从下水道爬上来，贼头贼脑伸出头，终于没有忍住，扑哧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二妹，你这位男朋友很有趣啊。”

熊小梅叫苦不迭：“他的包在我这里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没有钱买票，没有钱吃饭。”

熊小琴想起在窗台外露出的亮晶晶眼睛，道：“我那位妹夫胆子大，脑子快，没有钱也能想办法。”

过了一小会儿，侯沧海的脑袋又出现在窗口上，喊道：“我的包。”

熊小梅正要弯腰将抽屉里的小包递给侯沧海，熊恒远拿着一把扫帚从客厅冲了过来，吓得侯沧海赶紧逃跑。侯沧海三番五次来骚扰家庭，将熊恒远气得吹胡子。他怒火上头，爬上桌子准备从窗口滑下去。三个女人抓手的抓手，抱腿的抱腿，搂腰的搂腰，将其死死限制在桌前。

厂区外，侯沧海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乱逛。他有小小沮丧，更让人烦恼的是即将到来的分配。

根据1997年国家教委发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》，1998年首批并轨改革后招收的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，除少数定向招生、民族生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就业外，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自主就业。江州师院毕业生们根据分配政策总结道：“没有关系的统一分配到乡村学校，有关系的自主择业。”

侯、熊两人清醒地认识到双方家庭所在工厂几乎都陷入“破产”境地，两边父母皆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要想将两人分到一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这一次侯沧海到秦阳拜见未来老泰山，是两人慎重商量的结果，目的是向家长表达就算分居两地也要在一起的决心。

决心没有表达出来，侯沧海还被暴脾气的熊恒远拿着擀面杖追打了大半个厂区，这个结局令人啼笑皆非。

“咕、咕、咕”，侯沧海肚子不停发出抗议，特别是经过餐馆之时，抗议之声变得更大。

在忍无可忍之际，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侯沧海做出了扒火车回江州的决定。侯沧海成长于江州世安机械厂，80年代，世安机械厂生意红火，家长们为了计件工资拼命干活赚钱，没有时间管教子女。一帮工厂小孩缺乏家长管束，在暑假聚集在一起，做出过许多胡作非为的事情，比如，一帮半大小子经常扒火车旅行，与售票员斗智斗勇，乐此不疲。

秦阳火车站的站内结构与多年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侯沧海大摇大摆地推开秦阳火车站一道毫不起眼的木门，轻车熟路地转了几个弯，沿着工作人员通道进入火车站。在站内等到晚上十一点钟，一辆慢车停靠在站台。

混上慢车，侯沧海靠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。伴随着火车咣当声，他的饥饿感越来越强。身边一个光头小伙子拿着馒头用力啃，从留在馒头上的牙齿印来看，肯定是有嚼劲的老窖馒头。

流了无数口水以后，侯沧海拍了拍光头小伙子的胳膊，道：“哥们，饿了一整天，给我一块儿。”光头小伙子斜着眼睛问道：“没钱买？”侯沧海道：“一毛钱都没有。”光头小伙子乐了，道：“居然还有比我穷的。”他扯了半边馒头给侯沧海，道，“做什么的？”

“待业，找工作。”侯沧海摸出口袋里瘪瘪的烟盒，递了一支给光头小伙子，道，“抽杆破烟，最后两支了。”

车行半个多小时，即将到达一个城郊小站。这个小站主要以货运为主，服务周边厂矿，只有慢车才停靠。就要到站时，十几个青壮小伙子同时提刀出现，堵住列车两头。一人拿着近三十厘米长的砍刀在空中挥舞，道：“我们要钱不要命，把钱全部拿出来。”

车匪路霸是铁路线上的顽疾，屡禁不止，侯沧海以前遇到过零星车匪，但是没有遇到过如此嚣张的情况。

光头小伙子抽了一把长刀，两眼放出恶狠狠的凶光。

十几个拿刀青壮开始依次搜身，有一个大汉心有不甘，动作稍慢，屁股就被捅了一刀。见血以后，所有乘客都在长刀下放弃了抵抗，乖乖地把钱包、手表、首饰拿了出来。一名大汉来到侯沧海面前，威逼着拿钱。侯沧海非常镇静，摊了摊手，道：“我是打烂仗的，混票上的火车。”光头小伙子过来帮腔道：“这人穷得很，刚才还找我要馒头吃。”持刀大汉很鄙视地对侯沧海道：“你这人好吃懒做，白长这么大的个子，以后多赚点钱，别当穷光蛋，老婆都找不到。”

侯沧海被劫匪教训一番，哭笑不得。

车至小站，拿刀青壮迅速下车，消失在城郊小站。

被洗劫一空的乘客们有的哭有的闹有的骂，两个乘警过来时，被愤怒的旅客们吐了一脸唾沫。火车启动不久，从区域方向来了大批警车，闪着警灯，响着警笛。

对于侯沧海来说，这次严重的抢劫事件反而是一件好事，他由逃票者演变成受害乘客。来到江州以后，被抢车厢的乘客全部下了火车。

先是被带到站内，发放了饮料和餐盒。侯沧海吃着火车盒饭，喝着饮料，觉得盒饭才是人世间真正美味。

然后有大批警察过来做笔录，然后分别安置。凡是到江州的乘客统一由大巴车送到市中心，每人发五十块钱路费。

侯沧海在江州体育馆下车时，天刚蒙蒙亮。他本来是混车票的，没有料到不仅白吃白喝还白拿钱，临行前对铁路方面的陪送人员深表感谢。

星期天晚上，侯沧海在学校操场见到了熊小梅。

操场没有灯光，借助操场外的路灯光线才能看见人影。这种接近黑暗的环境正适合青年男女相亲相爱，每一个适合藏身的地点都有一对青年男女拥抱在一起。

侯沧海和熊小梅来到经常约会的单杠旁边小平台。小平台位于三米高石保坎顶端，不好爬，但是爬上去不容易被发现，正是约会的极好地点。

两人经常爬这个石保坎，轻车熟路地来到小平台顶端。侯沧海紧抱女友，不停亲吻，抽空讲了混进火车站的经历。听到在火车上遇到车匪路霸，熊小梅紧张得不行，道：“你下次别逞强，多来几次，我准会被吓出心脏病。”侯沧海道：“我把包落在家里，得出一条重要经验，鸡蛋不能装进一个篮子里，否则容易出事。”

他们拥抱在一起，皮肤与皮肤摩擦，将身体距离变成负数。

几支手电筒的光束出现在操场边上，这是学校巡逻队。

巡逻队出现频率并不高，主要目的是增加威慑力，免得情侣们在激情时做出过于出格的事情。电筒灯光逼迫下，无数情侣如被水淹的蚂蚁一样，从各自躲藏的黑暗角落里走出来，或并行，或搂腰，或牵手，在操场散步。

电筒灯光从操场口逐渐来到操场深处。

熊小梅咬牙承受着侯沧海强有力的冲击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。在如此紧迫情况下，她再次感受到了在长途客车上体验到的激情，身体仿佛悬停在空中，

从天空上俯视正在经历激情的身体。

几个老师站在单杠下面，几支手电光纵横交错射向黑暗夜空，多次扫过三米高的石保坎。

熊小梅吓得脸色发白，向石保坎靠山体的部分缩过去，不让手电光扫到自己。侯沧海低声道：“在下面用手电照射，绝对不能看清楚上面，有视线死角。”熊小梅用手掌捂住侯沧海嘴巴，不准他说话。侯沧海脸上全是笑意，促狭地亲吻捂嘴的手心。

终于，手电筒走向远处。

任何人的生活都有阴和阳两面，阴和阳两个矛盾对立面合在一起这才构成生活。侯沧海和熊小梅浑然天成的校园生活同样如此，他们在享受性爱和青春之时，也被前途和命运深深折磨。

大学毕业季，校园内流传着“×××分到某个好单位”的传言，这些传言极大地刺激了所有毕业生的神经。

侯沧海正在散打队训练，母亲周永利出现场边。

看着生机勃勃、壮壮实实的儿子，周永利突然间有些心酸，觉得当父母的没有本事，让儿子到现在都没有落实工作。她没有将愧疚表现出来，而是埋怨道：“分配没有搞定，你还有心思打拳。”

侯沧海道：“我发了四十封求职信，参加了三场面试，一无所获。难道没有搞定工作，我就成天双泪挂腮边，你儿子还没有这么脆弱吧。是金子总有发光的地方，你儿子这么优秀，肯定会有好工作。”

周永利开启了唐僧模式，道：“你这人总是正做不做——豆腐拌醋。在高考关键时刻，你瞒着大人天天晚上读棋谱，读棋谱又不能保送进大学，结果怎么样，周水平成绩不如你，考上了政法大学。你平时成绩比他好，只考上江州师范学院。小周已经明确到市检察院，你还要到处去求人。”她其实还想说一说梁勇，梁勇成绩远不如侯沧海，高考没有上专科线，结果读了江州师范自费本科。按照周永利理解，自费本科和统招本科还是天差地别的，谁知梁勇在一个月前已经在江州建行信贷科上班，自家儿子这个正牌本科生还在四处联系工作。

每次听到母亲唠叨时，侯沧海特别理解那一只被戴上了金箍的猴子，任你心比天高，在唐僧式唠叨下都得崩溃。